

第1章

馨州乃大黎國有名的河州，大江大河縱橫交錯，商人腦子動得快，船驛，船塢紛紛建立起來，隨著貨運流通，商業發達，民生富庶，別說商家奢侈，即使是農人樵夫，也都能吃得起肉，穿得起棉衣。

人一旦有錢，自然有附庸風雅的閒情逸致。

賞花，論畫，聽琴，品茶，在馨州之風行，並不亞於京城。

畫有八仙堂，花有九品苑，琴有大師級的老琴師，也有花船上的俏琴娘。既然是「雅興」，那自然沒有硬規矩，憑的不過就是喜好，水墨典雅，彩墨生動，白梅清麗，牡丹美艷，老琴師琴音動人，俏琴娘琴音撩人，各門各派，各領風騷，沒有誰家的畫最好，沒有誰家的花最美，老琴師與俏琴娘也都是各憑本事在招攬客人，但要說起茶，眾人意見倒是挺統一，首推「齊家茶莊」。

齊家歷代雖然沒有出類拔萃之輩，但勝在歷代嫡長都謹慎行事，祖輩傳下來的東西，一代一代都守得住，是大黎國唯一一個傳承超過百年的老商號。

富三代都不容易，何況現今的嫡子掌櫃已經是第八代。

外行敬百年的歷史，內行敬守成的本事，因此即使他們的茶葉交易量連大黎國的前十名都算不上，還是被譽為「第一茶莊」。

齊家茶莊現在的大掌櫃叫做齊祝，妻子顧氏生有二子一女，嫡長子齊躍進，四子齊躍東，嫡女齊溫良。

賈姨娘名下為二小姐齊溫玉。

石姨娘名下原有一子，四歲病逝，此後無所出。

蔣姨娘名下為二少爺齊躍南，三少爺齊躍西。

另有通房數位，其中一丫頭尤氏名下有一女兒，齊金珠。

一妻三妾，以大黎國的有錢商戶來說，齊老爺算是很克制了，顧氏是人人稱讚的賢妻，從不刻薄姨娘，月銀準時給，衣料，胭脂水粉，給的都是好東西，對庶子女也都頗有照顧，家中請有多位西席，無論嫡庶，都是一起讀書識字，學習聞茶，品茶，識茶。

別人家的姨娘一旦粉轎入門，大抵就很難再出門，齊家姨娘只要能說出個理由，顧氏絕不會為難。

三個姨娘不是商戶出身，就是通房生了兒子後才提拔上來，後宅之事聽了都不知道有多少，知道自己遇上的的是難得的好主母，因此都還算老實，就算有些小心思，也都在顧氏把庶長女齊金珠扔往廚房工作後，收起了那門心思。

要說齊金珠，得先說起她生母尤氏。

尤氏原是顧氏的陪嫁丫頭，生得貌美，但卻大字不識一個，是顧老太太特意給女兒準備好的陪嫁，漂亮的家生丫頭不怕翻出手心，等顧氏懷孕後，用來伺候齊老爺剛剛好。

可沒想到尤氏不安分，顧氏入門還不到一個月，她便爬上了齊老爺的床。尤氏一心想當姨娘，什麼都敢做，齊老爺被美人兒迷得暈頭轉向，結果就是尤氏比顧氏先懷上了孩子。

這要是在別人家，尤氏肯定直接打死了，但一來齊老爺是單傳，老太爺跟老太太巴望著趕緊開枝散葉，二來年方十五的顧氏心慈手軟，氣歸氣，讓她打死人卻也是做不來。

天時地利人和占盡，尤氏得以搶先在小姐前頭生孩子，可惜天不從人願，生下的是女兒。

既然是女兒，就沒什麼好說的，出了月子後，尤氏領了爬床的罰，從顧氏身邊的體面大丫頭淪落到去廚房洗菜，至於她生下來的小女嬰則取名齊金珠，顧氏命人收拾了秀芳閣，一進的院子，三個大房，另派上奶娘兩個，婆子跟丫頭各四個，管事娘子一個，吩咐好好照顧大姑娘。

這處置很妥當，老太爺跟老太太都沒說什麼，齊老爺更是什麼都不敢說——顧氏為人溫和，但顧氏的五個哥哥卻是土匪性子，他們顧家錢莊唯一的閨女也敢欺負，不要命了！

被五個大舅子明著暗著招呼了幾次，他就算再迷戀尤氏，也不敢求情。

接著兩三年，齊家的孩子一個一個來，顧氏先生下嫡長子齊躍進，從小伺候齊老爺的香兒也生了齊躍南，齊躍西雙生兄弟，尋了個好日子，顧氏喝了香兒的茶，給了院子，從此香兒成了蔣姨娘，賈姨娘生下齊溫玉。秋末，顧氏又懷孕，老太爺跟老太太就別說多高興了，顧氏果然如先生說的，八字極好，才入門三年呢，齊家馬上多了好幾個小兒，過年時就別提多熱鬧了，更別說姨娘通房都聽話，一家和樂，然而，就在這種時候，廚房管事安嬸子來說，尤氏好像有了。

顧氏當晚開堂大審，老太太在上，把馨州最專精婦科的歐陽大夫請來，一診脈，有了，一個多月。

論道理，尤氏是通房，雖然被打發到廚房工作，但不代表她可以隨意找人相好，這種通房就是喝藥賣掉，沒什麼好說。

沒想到尤氏大喊冤枉，說孩子是老爺的。

眾人不信，把齊老爺請來一問，他才硬著頭皮承認，說，也不是他去找尤氏，是尤氏不知道怎麼著，每次他在書房晚了，她就會給他送個點心來。

在廚房工作快三年，只讓尤氏更想爭，她表現的大膽又熱情，齊老爺招架不住，好上幾次，孩子大抵是這樣來的。

顧氏脾氣再溫和，這下也是氣得如火山爆發般猛烈——丈夫與尤氏幾年前打了自己一巴掌不夠，現在還來？尤氏這通房都能踩她，生了兒子的蔣姨娘難道不會想跟著踩一踩？飽受寵愛的賈姨娘難道不會也想踩一踩？

以前心軟，尤氏生完孩子後沒打死她，這才讓她有機會再來一次，但她現在有了躍進，肚子裡還有一個，未來歲月漫長，她總不能讓姨娘通房們不把她放在眼中。

想起母親的殷殷交代，又想起兒子，顧氏睜眼，冷冷道：「戴嬪嬪，賞尤氏絕子湯，妳看著她喝下去。」

尤氏原本篤定的神色這才慌亂起來，「老太太，太太，婢子知道婢子犯錯，但是婢子腹中的可是齊家的骨肉，太太好歹看在老爺單傳的分上，讓婢子產下這孩子吧。」老太太在堂上，他們總不可能看著骨肉就這樣沒了——可是，老太太卻始終沒說話，就連那個迷自己迷得要死的齊老爺，都是一臉為難。

戴嬪嬪看自家小姐的神色，知道她不想說，便代為開口，「嫡少爺已經出生，下頭有蔣姨娘生的兩個弟弟，太太現在肚子裡還有一個，兩年後，石家糕餅的四姑娘也要入門，石家姑娘出了名的會生兒子，齊家可不是非得要妳腹中的孩子才行。」

尤氏臉色灰敗，想了想，又道：「婢子求老太太一件事情，太太賜了湯藥，婢子不敢不喝，既然從此不會再有孩子，婢子想親自扶養金珠。」

她知道女兒在秀芳閣至少有十個下人照顧，就算不能當姨娘，到秀芳閣去也比在廚房強。

她很瞭解顧氏，顧氏心軟，只要自己不惹是生非，顧氏不會來為難自己。

戴嬪嬪聞言笑道：「想照顧大姑娘？妳是想過上好日子吧？怎麼，廚房害怕了，所以想去秀芳閣耍威風嗎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若是別家丫頭敢爬床，早被打死了，

太太好心留你一條命，倒是讓你再爬了一次床，這回還厚臉皮的求著扶養女兒，搞清楚——那不是你的女兒。」

賈姨娘跟蔣姨娘一聽，背脊都是一冷。

不管孩子是誰懷的，在律法上都算主母的，只要顧氏想親自扶養庶子女，把孩子抱去倚福院，自己這生母就只能認命。

想到這裡，兩人表情更加恭順。

這些表情變化，顧氏自然看在眼中。

是，她是心軟，但她不是傻子，她只賜藥，沒想到尤氏居然以此提出想親自扶養女兒的要求。

「好，你既然想親自扶養女兒，就如你所願。」

尤氏臉色一喜。

「戴嬪嬪，照我剛才所說，你親自看她喝下絕子湯。」接著交代廚房管事，「安嬌子，這個月不用讓她做事，算是給她休息調養，等她身子好了，再來跟我說一聲。」很快的，一個月過去，尤氏滿心以為秀芳閣的管事娘子會來下人房接自己，卻沒想到管事娘子抱著快三歲的齊金珠過來，說是她自己求的恩典，想親自扶養女兒，太太如她所願。

尤氏傻眼，她是想去秀芳閣過好日子啊，怎麼會把女兒送到下人房這邊來？

她立即撲上去抓住那管事娘子，「金珠，金珠可是齊家的大小姐，怎，怎麼能住在下人房？」

管事娘子似笑非笑，「你打什麼主意，老太太清楚，太太也清楚，姨娘孩子漸多，規矩得立起來，不然這百年基業恐怕會毀在不安分的姨娘手上，捨個庶女，讓後宅女子安分點，老爺也是同意的。」

此後，齊金珠便跟著尤氏在廚房長大。

尤氏幾次想重施故技，溜出去找齊老爺，奈何安嬌子已經得了吩咐，連帶其他廚娘都看得緊，尤氏想歸想，卻始終沒機會。

只能說，顧氏把齊金珠往廚房扔，這還真扔對了，齊家幾個姨娘通房只要想起兒女會因為母親而遭罪，都老實得不能再老實，不但對顧氏有禮，也教導自己的孩子要尊敬嫡長，故多年來，後宅安寧和樂，女人一旦不吵架，不爭寵，男人自然喜歡回家，老太爺與老太太對這媳婦都十分滿意。

顧氏入門第十年時，老太爺開始身子不舒爽，請了大夫，卻也說不出是什麼問題，老太爺漸漸變得不愛出門，而後下不了床，又過了一兩年，大抵也覺得自己差不多了，一日，他特意將一家子叫到床前吩咐後事。

齊老爺難過得說不出話，但父親開口，卻是不能不聽。

老太爺就一個兒子，祖輩傳下來的公田與公產，全數給了這個獨生兒子。

至於爺爺跟父親留給自己的私產，以及當掌櫃這些年得來的私房，趁著還有精神，給孫子分一分。

最大份的當然是給嫡長孫齊躍進，馨州跟雲州的肥田八處，年收租約五千兩，至於顧氏的第二個兒子躍東，則給了鎬州的三座煤田與兩座鹽田，年收三千五百。

躍南與躍西兩兄弟合得端州田產九處，年收約四千兩，平均一人一年可拿約兩千兩。

嫡女齊溫良得康祈府店鋪八間，年收一千兩，另給現銀三萬兩。

庶女齊溫玉得梅花府店鋪三間，年收四百兩，另給現銀一萬兩。

老太爺說到這裡，道，這些東西成親後才正式給，成親前的收益都歸顧氏，為免顧氏為難，無論孫子孫女，一律十四歲後才能議親。

至於齊金珠，無田無鋪，就是現銀五千兩。

老太爺親自說了，齊溫良定親後才給齊金珠議婚，齊溫良大紅花轎出門，才操辦齊金珠的嫁妝，原因很簡單，齊家是百年茶莊，要臉的，如果讓庶女先嫁，那不等於告訴天下人，我齊家就是姨娘通房先有孕——雖然馨州多的是知道顧氏吃了自己陪嫁丫頭虧的人，但都那麼多年了，人家不提，又何必敲鑼打鼓再引人注意。

大戶人家，第一個出來的不是嫡子嫡女，而是庶女，這打的不只是顧氏的臉，還有齊家的臉，老太爺不想將來見到祖先被罵，總之，躍進娶妻，溫良嫁人，才能輪到齊金珠，齊祝聞言，只能低頭說是。

齊溫良十四歲時，家中給她定了親，對象是紀家船運的嫡長子，紀頤生。

一個是百年傳承的茶莊小姐，一個是三代積富的船運少爺，怎麼看都是佳話，齊家對紀家很滿意，紀家也對齊家很滿意。

顧氏雖然才剛剛給齊躍進娶了媳婦，累得不行，但女兒也是她的心頭肉，不想委屈她，紀家也是差不多意思，紀家的嫡長子娶妻，無論如何得熱鬧一番，好好準備，於是約定兩年後成親，屆時，齊溫良十六，紀少爺十八，也不算太晚。

馨州商業繁榮，住戶多為商戶，規矩沒京城那樣多，齊紀兩家也不是什麼禮教壓頭的書香世家，既然定了親，走動自然頻繁起來，顧氏帶女兒去紀家作客，紀太太帶著紀少爺到齊家作客，讓兩個孩子見見面，都是常有的事情。

齊溫良見過紀少爺幾次，相貌不錯，彬彬有禮，要說缺點的話，就是書看太多了，有點八股跟死板，但母親說，紀家人口簡單，兩個兒子一嫡一庶，庶子將來肯定會分出去，她在後宅是鐵打的地位不用怕。

想想也是，紀家人口簡單，既然人口簡單，過日子就不難了。

書讀得多也沒什麼不好，有錢人家的少爺，誰不愛玩樂，誰不愛風流，但紀少爺不但對吃喝嫖賭沒興趣，院子裡的通房也不過就兩個人，銀錢只用來買書，個性這樣老實，將來過日子肯定容易——自己樣貌不過清秀，算不上什麼天生美人，難得紀少爺不沉溺花街風流，不偏好女色，將來就不會有貌美姨娘來氣自己，即使有些固執也不要緊，自己讓著他就是了。

至此，她不再去想其他，把精神用在家具樣式，繡花圖樣這些東西上面，一心備嫁。也因為嫡女已經定了親事，顧氏旋即開始給齊金珠看對象，老太爺過世前交代了，齊金珠的對象個性得直，這才鎮得住她，顧氏託了媒婆打聽，有一個甘姓國生挺不錯，家境貧，但脾氣硬，家中雖然是寡母拉拔兄妹長大，他卻不是那種任寡母拿捏的性子，最主要的是那甘姓國生會讀書，文章頗受夫子喜歡——好歹是齊家的人，這真要隨意打發，丟的也是齊家的臉，若是嫁給讀書人，不論貧富，基本上都挑不出問題。

本來到這裡為止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
誰家沒幾個侍妾，誰家沒幾個八卦，尤氏爬床雖然欠揍，但馨州欠揍的爬床丫頭可也不止她一個。

至於齊金珠，她也不是第一個變成丫頭的小姐，別說庶女，就算是庶子，生母犯下這樣的大忌，有子的主母也很難容得下，齊金珠還能在本家長大，談親，以尤氏的行為來說，已經算是顧氏大人大量了。

整個馨州都知道紀齊兩家的親事，兩年說短不短，一晃眼就過去一半，就在齊溫良繡完喜被，準備開始繡嫁衣時，她一下子從大戶千金變成說書先生口中的女主角——也不是說書先生缺德，挑個閨閣女子出來講，而是因為這實在太八卦了，不說都對不起這麼難得的大八卦。

齊金珠勾搭上紀少爺了！

號稱對美色不算特別喜愛的紀頤生竟為了她神魂顛倒，要求齊溫良帶著齊金珠嫁過來，屆時嫡妹為正妻，庶姊為姨娘，否則他不娶。

顧氏當下氣得不行，尤氏這樣，齊金珠也這樣，她跟溫良是欠了這對母女嗎？都要跟她們搶丈夫！自己息事寧人不想鬧大，她們還真以為萬事由自己掌握？

她再要齊家的面子，也不會犧牲自己的女兒。

想鬧笑話？好，她倒要看看最後悲慘的人是誰。

她命人把尤氏打了個屁股開花，鎖到柴房，吩咐傷好了就扔往莊子做苦工，至於齊金珠，不想嫁給國生，想嫁給大門大戶？那好，她就如這庶女所願，讓她嫁入大門大戶——蘇副知州的傻兒子。

照紀齊兩家的意思，就是快速把齊金珠嫁出去後，婚事照舊，反正還有一年呢，也夠紀少爺收心了。

齊溫良從知道這件事情開始，便整天關在房間裡，別說顧氏萬分疼惜，就連紀太太也來了，說兒子失心瘋，被她罵了幾次，已經反省過，對於未婚妻也很是歉疚，託了母親表達歉意，並保證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。

齊溫良性子軟，聽得未婚夫已經知錯，便不再那樣難過。

紀太太看她收了眼淚，命人把食盒拿上來，說知道她喜歡吃點心，自己下廚做了荷花酥，讓她嚐嚐。

雖然吃不下，但準婆婆一早起來自己下廚，又乘了一個多時辰的馬車過來，那荷花酥一朵一朵開著，顏色層層疊疊，足見是花了時間的，她再不想吃，也是乖乖拿了起來，把四塊荷花酥吃得乾乾淨淨。

紀太太見她這樣聽話溫順，更覺得喜歡，顧氏看女兒終於吃了東西，也覺得高興，就在這時候，紀太太的心腹賴嬪嬪，顧氏的心腹戴嬪嬪兩人都衝了進來，臉色奇差不說，賴嬪嬪更是一副天崩地裂的樣子——齊金珠的送嫁隊伍還沒出康祈府，人就被紀少爺中途攔截走，兩人私奔了。

於是齊溫良一下從深閨千金變成馨州人茶餘飯後的話題，可憐者有之，嘲笑者有之，都說大黎國百年來沒發生過這麼離譜的事情。

顧氏一方面替女兒委屈，一方面又想砍人洩恨——這個女兒，她是從小精心教養的，教導禮儀的葉嬪嬪可是當年在彩晨宮待過的二等女官，院落的管事娘子江嬪嬪則是尚書嫡女從前的貼身丫頭，經過無數請託才請得這兩位，雖然是商家女兒，卻

被養得像官家小姐，禮儀，教養無一不好，琴棋書畫也多有涉獵，如此即是想著將來成親，能討得丈夫喜歡，卻沒想到……

顧氏怒，齊老爺則是什麼都不敢說——妻子前幾年原本想把尤氏跟齊金珠扔往莊子的，母親也同意，是自己說對不起這女兒，好歹在本家長大，將來有利結親，這才留了她們，沒想到尤氏母女居然做出這種事情，別說溫良，就連顧氏他都不知道要怎麼面對。

躲了一陣子，終於還是硬著頭皮進了顧氏的倚福院，問問她該怎麼辦。

鬧成這樣，女兒是不可能再以齊家嫡女的名義出嫁了，不管嫁給誰，都會被拿出來當成笑話，這屈辱一輩子甩脫不掉。

兩夫妻商量了一陣，決定把女兒送往原州。

齊老爺有個叫做齊宗的遠房堂弟在原州做絲綢生意，兩夫妻的打算是讓女兒到原州，辦妥過繼文書，另外取個名字，以齊宗庶女的名義出嫁，屆時就能把紀混蛋給齊溫良潑的髒水抹掉了。

十五歲的齊溫良從來沒想過這種事情，未婚夫劫了庶姊的親，自己還得遠到原州改戶籍，從此稱叔父為爹，叔母為娘……

顧氏自然各種捨不得，但又有什麼辦法，女兒大了，總不能一直在家，等到行囊都收拾好後，大隊人馬便從馨州出發，前往原州去。

從馨州北門出來時，齊溫良伸手揭了帳子，看著漸漸變小的城門，眼睛一紅，眼淚掉了下來。

此時，齊溫良十六歲，距離紀少爺牽著齊金珠私奔，剛好一年。

到了原州，辦妥過繼文書，並將齊溫良的名字改為齊瑤。齊宗的妻子鄭氏旋即開始幫這「庶女」打點親事——鄭氏十五歲時嫁給齊宗，丈夫如何受到本家照顧，她很清楚，因此齊瑤來到家裡，她對她十分熱情，至於打聽親事，更是仔細又仔細。

過了兩個多月，終於找到一戶不錯的人家，姓金，對象是家中的嫡長孫，現在十九歲，之前是因為守孝耽誤了婚期，品行方面都是沒問題的，另外，這戶人家分家只分私房，不准分祖產，嫡長媳在錢財方面不用擔心。

金家對一般人來說雖然是有錢人，主子出門都有四人伺候，可是跟齊家還真不能比，齊瑤的韶華院裡，光嬪嬪丫頭就有十幾個人了，這還不算粗使丫頭。若過門，日子雖然比不上馨州，但下人奴僕都有，也無須自己動手。

鄭氏把情況寫信跟顧氏說了，顧氏又跟婆婆與丈夫商議，想想也行，孩子都十六了，不能再拖，於是回信說好。

鄭氏立刻找人說親，金家來見過，對齊瑤的人品頗為喜歡，又聽齊宗說這孩子一直跟她親娘流落在外，最近好不容易相認，對這女兒十分歉疚，所以給她準備了一萬兩嫁妝。

金家原本對庶女身分有點疑慮，怕嫁妝單薄，自己虧本，但聽到嫁妝有一萬兩，當下也就爽快答應。

很快的合了八字，請官媒寫了婚書，雙方約定臘月過門，大概還有八個月時間。

齊瑤開始人生中的第二次備嫁，只不過這次當然簡單的多，手帕跟鞋子大概花了四個月的時間，等這些小東西好了，才開始繡嫁衣——上次她才繡了一朵雲，便傳來那荒謬的消息。

顧氏教女兒仁慈，葉嬪嬪跟江嬪嬪教她禮儀跟見識，但這半年住在原州，卻從鄭氏身上學到新的待人處事——叔父的絲綢生意做得很好，姨娘通房自然也多，與「給她機會改過」的顧氏不同，鄭氏總說「先下手為強」。

譬如說，侯姨娘自恃受寵，又剛生了兒子，滿月酒上暗示著想要田地，當天晚上兒子就被抱到鄭氏的院子了，鄭氏說要親自教導，從此跟生母一月一見，侯姨娘哭天搶地，齊宗也沒辦法——他再喜歡這新姨娘，鄭氏都是正妻，大黎律法，正妻有權扶養孩子，不管是誰出的。

跟鄭氏相處了幾個月，齊瑤看事情的角度也慢慢不同。

以前為了那破事哭得要死，難過得想出家，可事隔一年多再想，好像也還好，總比成親後才來鬧好多了，聽說紀少爺帶著齊金珠回家，卻被轟了出來，現在兩人在外頭租屋子住。

齊金珠跟尤氏一樣傻，怎麼會以為懷上孩子就好了，當年尤氏之所以能足月生產，那是因為婦科名醫歐陽大夫診過，是女孩，要不然為了給顧家交代，奶奶一定會賜藥下去的。

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嫁衣的顏色也一天一天滿起來，白露過後沒幾日，家裡氣氛開始有些不好，弟弟妹妹沒人敢跟她說話，下人也躲著，齊宗說沒事，鄭氏也說沒事，但那種為難她覺得似曾相識，讓葉嬪嬪去套話，這才知道金家要退婚。

不知道是誰跑去跟金家說，這齊瑤不是齊宗的外室女兒，而是本家嫡小姐，至於為什麼本家要充旁支，讓他們自己去打聽。

金家派人去馨州一問，原來齊瑤就是被退過親的齊溫良，他們金家雖然不是什麼書香世家，但也不想娶個被退過親的姑娘。

相對於齊宗的暴跳如雷，齊瑤倒是冷靜的多。

十五歲時被退婚，覺得天崩地裂，只顧著自己傷心，自己沒臉，還沒講話眼淚就先掉，房門不想出，飯也不肯吃，此刻想來，真覺得以前那樣不應該，連累母親跟著一起憔悴許多，哥哥一方面要學習管帳，一方面還要擔心她，嫂嫂莊氏也可憐，明明是新嫁娘，卻連大笑都不敢，躍東在書院裡只怕也有些不好受。

現在自己快十七歲，不能再不懂事了。

「叔父別生氣了，我沒關係，退婚就退婚吧，總比成親後再來鬧好。」

後來，還是由她安撫了齊宗與鄭氏，回到院子，葉嬪嬪已經讓人把屋子收拾乾淨，那些鞋子，手帕，嫁衣，繡線，繩子，全部不在了，還把房間擺設稍微移動一下。洗了澡，連寧神湯都不用，一覺到天亮。

一連幾個月，鄭氏每天早晚都來看她，確定她吃得下，睡得著，這才比較放心。

而因為她沒事，齊宗的怒火似乎也就沒那樣大了。

退親之事由大人去處理，現在不用繡嫁衣，齊瑤突然多出大把時間，一閒，倒是想起以前不少事情。

她有個閨中密友，小名石榴，家中藏書萬卷，石榴專愛看絕本的女子著述，每回到齊家玩，便會帶上一本給她。

自己是宮中教儀嬪教導長大的，讀的是《女誠》，《後宅錦訓》，《三從詳解》，《四德詳解》此類書籍，也深以為然，女子自然是夫為天，至於處事，則是善良立心，仁慈立想。

可石榴帶來的書卻不是這麼一回事，講的都是女子應當自立，女子也應走出大門，最驚駭的居然還有說女子不必忍氣吞聲，合則來，不合則離，天下之大，沒道理只有男人能行。

也不知道怎麼的，當初不以為然的那些東西，現在居然一條一條浮現在她腦海中。

在馨州時她就聽說了，京城是天子腳下，女子地位很高，能與男子並行，外出也不會被指指點點，她聽爹爹說過，京城還有女子掌櫃呢。

真想去京城看看……

可憐有可憐的好處，譬如說，當齊瑤在年後說起想去京城看看時，齊宗並沒有多加阻攔——只覺得這孩子可憐，被紀家坑了一次，又被金家坑了一次，他都擔心這姪女兒想不出家，難得有興致想去京城走走，就讓她去散散心。

京城他也去過幾次，民風開放，女子地位高了許多，別說只是退親，就算是被休的婦女照樣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，或許讓齊瑤去那裡玩一玩，心情上會開朗些。

於是寫信去跟馨州的堂兄夫妻說了，又派人先去京城租了屋子，打掃一番，趁著早春還沒下雨，齊瑤帶著葉嬪嬪，江嬪嬪，葫蘆，櫻桃，橙子這三個丫頭，還有叔父派給她護車的下人跟幾個粗使婆子，一行人便上了京城。

第2章

齊瑤十七歲入京，轉眼一年多。

這一年，真是她人生中最開心的一段日子——兩次退婚，即使錯的不是她，但被指指點點的都是她，京城可好了，就算和離，女子照樣能上街，身分也沒比較低，安頓下來後，她便請了女的遊歷先生做導覽，四處遊玩。

齊祝跟顧氏只擔心她二次被退婚後會想不開，相比之下面子跟銀子都是小事了，遂交代葉嬪嬪，只要這孩子開心就好，想做什麼，想去哪，都不用攔她。

於是，當她被京城女子掌櫃之風影響，表示想開店時，自然沒有任何阻礙，大哥齊躍進很快寫信來說，他會派程商到京城教她怎麼挑店，佈置店鋪，至於伙計看是要他從馨州送來，或者直接在京城挑都可以。

葉嬪嬪看了信，笑道：「大少爺真心疼小姐。」

「我跟程商倒是好久不見了。」

「小姐長大，自然不能再見外男。」

齊瑤身邊有個宮儀嬪嬪，又有個服侍過尚書千金的江嬪嬪，規矩自然十分多，雖是商家小姐，過的卻是比官家小姐還嚴謹的生活，別說是下人，就算年齡差不多的世交子弟，過了十歲之後也不怎麼見了。

程商雖然不算外人，但也不算熟人——當年山賊兇狠，齊老爺跟顧氏兩人從京城訪友回來，一路救了兩個孩子，一個是後來跟年幼的齊溫良成為閨中密友的李石榴，父母被殺，她被拋到草叢中躲過一劫，由於是個女孩，加上說得出自己的出身，顧

氏便把李石榴跟自己女兒放一起照顧了，數月後，李家尋來，將李石榴接回家，兩女娃的情誼即是從這裡開始。

另一個撿到的孩子就是程商了，年紀大概八九歲，只穿著簡單的衣褲，又瘦又髒，頭上還有一大片乾掉的血漬，不知道在那山裡多久了，問他叫什麼名字，出身哪裡，都說不出來。

顧氏心慈，命人給這孩子洗了澡，跟著大隊人馬回到馨州，養在大廚房，一個姓程的廚娘見他瘦弱可憐，好吃好喝的都會多留一份給他，又把自己過世丈夫的衣服裁小了給他穿，有吃有睡，精神自然恢復良好，過幾個月顧氏再看到，居然不認得這神色清朗的孩子是誰，倒是那孩子過來規規矩矩地道了謝，顧氏這才想起來還有這事。

程大娘說，這孩子除了開頭一個月有些畏縮之外，後來倒是慢慢好了，見人會招呼，能說笑，廚房忙起來也能搭把手，倒是可以留的，丈夫前年過世，自己只有寶妹跟喜妹兩個女兒，若是顧氏不介意，她想收這孩子為義親，自己百年之後好歹有人上香，也給女兒留個娘家人。

顧氏覺得這樣也算好事，同意了。

之後，尋得好日子，程大娘帶著孩子前往府衙做義親登記，衙官問她孩子叫什麼，程大娘一時答不出來，那官員不想等，見她主人家從商，便寫了「程商」。

程商從此跟著程大娘還有寶妹喜妹一起在廚房打下手，洗菜，洗碗，顧火種，什麼都做。

又過了兩三年，程大娘去求了顧氏，聽說城西要新開茶莊，預備多請兩個新伙計，想讓程商去店裡幫忙，原因很簡單：女兒出嫁就是別人家的了，自己以後還得靠這兒子，能讓他去店裡做事，總比在廚房洗碗出息。

由於在鎬州的競爭對手趙家茶莊先前發生了一些事情，齊老爺下令，在茶莊工作，不管奴僕伙計，以後只用家生或者賣身的奴僕，身契在手裡才不怕作怪。

程大娘是家生，但程商是義親，因此只能算是聘僱，想去店裡做事就得賣給齊家，程大娘同意，叫來程商，他也同意，顧氏讓大管家給簽了賣身契，給了十兩銀子，兩人畫押，從此程商成為齊家的賣身下人。

等城西茶莊一切妥當，程商收拾收拾，便去城西店裡住了。

齊溫良在這之前，只知道父母從京城那趟歸來，除了李石榴還救了另一個人，後來那人如何，她都不知道。

到嫡長兄齊躍進成親，齊老爺把城西茶莊交由他全權打理之後，她才第一次聽到程商的名字，也才知道這人即是那趟在山中撿到的孩子。

由於城西茶莊的蔣掌櫃自恃經驗，不怎麼把齊躍進這年輕少爺放在眼中，大少爺想看帳本他就推託，大少爺想看看茶庫也是推託，齊躍進又怎麼是肯吃虧的性子，當著眾人之面怒斥了一番，蔣掌櫃隔日便裝病說身體不好，得在家養養，他提拔上來的二掌櫃跟幾個識茶小子自然也跟著身體不好。

蔣掌櫃自是想，你不過會投胎而已，只怕連茶分五色都不清楚，掌櫃又不是小子，隨意誰都可以勝任，何況現在連識茶小子都沒了，到時還不是得回來求我。

卻是沒想到，齊家一直沒人來求他，他忍不住派人打聽，才知道城西茶莊這幾日賣「不挑茶」，簡單來說，就是不給客人挑茶了，客人給多少錢，下人便從標示好的茶桶取出與之對應的茶種，由於不給挑，因此會多給上兩撮，但偶而會有「金運」，給雨前龍井的錢，卻拿到明前龍井，此種另類樂趣，倒是讓生意比平常好上一些。如此，沒有識茶小子也能做生意。

另外，齊躍進又命每間店派上一人過來暫住城西，因此「不挑茶」只賣了五天，城西茶莊又恢復正軌，買黃金桂給黃金桂，買大葉青給大葉青，後來卻因為客人詢問頻頻，於是決定每隔五天賣一次不挑茶。

齊老爺知道了，自然對兒子大為讚賞。蔣掌櫃是能幹，但再怎麼能幹也是齊家請的，領齊家錢銀，拿捏齊家少爺，好大的威風。

顧氏知道，更是樂翻——蔣掌櫃是蔣姨娘親爹，老太爺把私房分下來後，蔣姨娘一直忿忿不平，覺得一樣是孫子，為什麼嫡庶差距如此之大，當著她的面不敢抱怨，但只怕沒少吹枕頭風，這不，城西茶莊就讓她爹去當大掌櫃。

蔣掌櫃大概也覺得女兒受寵，便把自己當一回事了，居然想拿捏他們齊家的嫡子？真是不知死活，現在可好，自己求去，沒什麼好說。

叫來兒子一問，才知道原來那不挑茶居然是程商建議的。

齊躍進敢當面罵蔣掌櫃，一方面固然是沒把他當回事，一方面自然也有打算——城西離專收綠茶跟青茶的莊子近，一天就能來回，然後多調幾個揉捻的過來，讓他們專門負責綠茶跟青茶，白茶紅茶黑茶則交由沒走的識茶小子，兩天即能穩住。

卻沒想到這時，少數留下的人裡，有人向前一步，跟他提了這「不挑茶」的提議。

齊躍進一聽，覺得這提議更好，只要把桶子按照價錢排列寫上價格便行，店裡有五人沒走，他又把自己院子裡幾個識字的下人送來，從蔣掌櫃派人來說不幹了之後，不過耽擱了一個時辰，這便開賣，生意不比平常差。

顧氏聽得笑容滿面。

戴嬤嬤也笑說：「這是小姐好心，當年救程商一命，現在回報給少爺了。」

這是齊溫良第一次聽到「程商」二字。

沒多久就聽說大哥把程商提拔為城西的大掌櫃，城西茶莊本來就是齊老爺給兒子試手的，因此什麼都沒說。

茶莊淨銀一年三算，城西的利潤一向少，三十幾個茶莊中算是偏後面，但又不是墊底的那種，自程商當了大掌櫃後，第二次結銀時數字竟是多出不少，已經從最後幾個爬升到中間，這下，原本還一直說著「擔心老爺多年心血付之一炬，還是妾身回家跟爹爹說，讓爹爹再回來替老爺分憂」的蔣姨娘也無話可說。

齊躍進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局面開得漂亮，隔年，城西的淨銀衝入前三，僅次於百年的本店，以及梅花府的梅花店，齊老爺跟朋友見面，個個恭維他虎父無犬子，嫡少爺真有本事。

齊老爺自然得意萬分，雖然一間店的淨銀跟大掌櫃的作事方式有絕對關係，可重要的是，自己兒子識人嘛。

千里馬也得有伯樂賞識，而他的兒子就是那伯樂。

齊躍進又提了一個心腹去接城西掌櫃，然後把程商調去錫州那間位置極好，但淨銀年年墊底的茶莊。

程商似乎也上手了，這次更快，第一次結銀就讓錫州那間拖後腿的店甩脫墊底，淨銀比起過往多出七成，不只如此，第二次結銀前，奴僕傳來消息，齊家成了知州府上的供應茶商，一下子打開知名度，人是好風尚的，聽說知州都喝他家的鳳凰茶，便也想喝喝看，讓他們齊家茶莊鋒頭瞬間壓過在錫州經營多年的趙家茶莊。

消息傳回馨州，齊老爺樂了好一陣子——他討厭趙老頭很久了，總算能壓他一回，爽。

而在深宅後院中的齊溫良，就這樣一次又一次聽到這名字。

不管是爹爹，娘，或者大哥大嫂，說起他來都是笑的，嫡弟躍東還說將來要跟他學呢。

自己懂琴棋書畫，卻不太懂生意，這兩年因為程商的關係，才知道原來算帳有分結銀跟淨銀，結銀是面子，淨銀才是裡子，爹娘說，程商很能擰裡子。

有次齊溫良帶著丫頭去齊躍進的書房想討本書來看，下人見是嫡小姐，自然沒阻攔，剛好齊躍進書房門口的丫頭淨手去了，沒人守著，她便直接推門而入，自己尋起書，選了一本史書，正想出去，卻聽得外頭一陣聲音，齊躍進跟一名陌生男子兩人說笑而入。

那男子比齊躍進高上一些，身材頎長，一身簡單藏青色的袍子，氣色極好，雙目炯炯有神。

兩人一對上眼，齊溫良連忙低下頭，心裡跳得很，雖然只不過是一瞬間，卻還是記得了，這人眼睛真亮。

有點難形容，但跟石榴帶來的那些話本中形容的一樣，有星星在閃……

倒是齊躍進十分大方，「溫良，這即是哥哥跟你提過的，現在在錫州茶莊的程掌櫃。」他其實不太贊成母親用官家的方式教導這個妹妹，守禮得太過，簡直彆扭，馨州的大戶小姐，只有溫良不出門，不上街，即使跟李石榴小姐那樣要好，也只在李老太太生日時去李家，其餘都是李小姐乘著馬車到齊家拜訪，外人說起齊家姑娘好教養，但他卻覺得妹妹可憐。

兄長在，見見外男又有什麼。

將來溫良嫁入紀家，那些店家還不是要人替她打點，難不成她不用跟掌櫃面對面對帳嗎？再者，紀家也有不少管事是男子，按照母親「男女有別」的教養方法，將來溫良這少奶奶還得繞著走，避免在院子撞見男管事，多奇怪。

難得有這機會，他便想讓妹妹見一下外男，總不能將來進了紀家，管事一跟她說話，她人就害怕的跑了。

「程商，這是我親妹。」

齊溫良聽得一陌生聲音說：「程商見過三姑娘。」

她實在很想跑走，但這樣跑了又很奇怪，只好低著頭說：「程掌櫃不用多禮。」

齊躍進原本想留她喝茶，後來見她彆扭得厲害，只好放她回去。

齊溫良回到韶華院，總覺得心還跳得厲害，鋪了畫紙作畫，卻是定不下神，耳朵熱，擔心被葉嬪嬪瞧出端倪，吩咐葫蘆不准把在大哥書房遇見程商的事情說出去。

這就是齊溫良唯一一次見到程商。

「見」是這麼一次，但「聽」真的無數次，齊躍進膽子大，程商有本事，這兩人倒是配合得天衣無縫。

百年茶莊，八代傳承，總有些舊人舊事看著不順眼，但又礙於人情不好清掃一番，這下可好，齊老爺把店交給兒子理所當然，新當家派自己的人去整理也是理所當然，程商沒有人情包袱，什麼都來，「我在齊家工作已經四十幾年了，我分過的茶比你吃過的飯還多」，「我跟齊老爺可是三十幾年的朋友，誰敢質疑我的帳本」之類的話，在他面前都沒用。

蔣掌櫃事件後，程商倒也學了個經驗，要去錫州之前另外訓練了十五個人起來，要是接手時茶莊的人也跟著拿翹說不幹，這十五個人可以馬上頂上。錫州茶莊的人見人家有預備軍呢，哪敢再說什麼，配合度高得很，如此，淨銀多了不說，最重要的是規矩建立起來了。

蔣姨娘的親爹是第一個被掃出去的，石姨娘的四弟也被掃出去了，至於祖輩親戚留下的沉重人情與姻親關係，自然也是一併拔除，程商才不管你喊齊老爺什麼，總之莊子不賺錢，就把帳本跟鑰匙交出來唄。

齊老爺知道這回功夫施下去，齊家茶莊只會更穩固，為了兒子跟子孫的將來，只有同意的分，又不想有遠親上門跟他訴苦討人情，遂交代了程商，若是有弄走誰，記得寫信送來，他好出門躲躲。

果然有些被拔除了職位的親戚到康祈府鬧，顧氏以家中還有兩個女兒未婚為理由，不接待外男，將那些親戚安排在康祈府最好的客棧，吃喝自然由齊家負責，其餘一毛不給，那些來「討公道」的老親戚這才知道，齊老爺不會替自己作主，這件事情齊家根本就是默許的。

眾人心頭暗惱，如果當初程商來時，自己交出帳本跟鑰匙，好歹還能當個二掌櫃，現在可好，什麼都沒有，是自己走人，連說齊家無情無義都不行，後悔得腸子都青了，卻也是沒辦法。

齊溫良雖然沒再見過程商，卻常聽哥哥跟母親提起，就連大嫂莊氏也是，除了好話，還是好話——這人存了錢之後，買了一進的宅子，替程大娘跟妹妹贖了身，喜妹定親後，他更是用心準備，嫁妝一擔一擔的往裡頭扛。

齊老爺聞言，又是一陣讚許。

顧氏也十分欣賞，這孩子對外下手犀利，但卻重情，當年程大娘給他留飯的恩惠，還有替他求情去城西學茶，得以離開廚房的恩惠，都記在心裡呢。

至於自己當年救他一命，那更不用說，他不就正在給躍進辦事嘛，躍進有人情包袱，有為難之處，但程商這些都不用管。

顧氏想替兒子更加拉攏他，但又想，這家將來還是得由兒子夫妻來管，便讓莊氏再給喜妹添添妝，莊氏性子耿直，沒想這樣多，被婆婆一講，倒是馬上去辦了——添多了怕程商有負擔，因此只添了六擔，三十六抬，也算是六六大順。

奴婢贖身嫁人，前主人家居然還給添妝，就是在告訴夫家，這丫頭我們很喜歡，對喜妹來說，這好名聲的好處遠遠大於六擔嫁妝。

當然，作為齊躍進的心腹，這一切都是他應得的。

程商如何如何，程商又如何如何，這些年，齊溫良都不知道聽了多少，他是哥哥手上最鋒利的一把劍……她原本是這樣認為的。

然而，經歷了這麼多事，加上到了京城的這一年，宛如重生的齊溫良，不，齊瑤開了眼界，也見識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慢慢有了另一種想法，雖然說這麼想不太好，但她覺得，哥哥才是程商手裡的那把劍。

主從之間有時候不僅止於是賣身契上的關係，而是一種看不見的借力打力，他以哥哥的名義，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回想起來，哥哥甚少說「我想到」，「我覺得」，大多都是「程商建議」，「程商跟我說可以如此」，從「不挑茶」開始，程商就有很多建議，而因為他的建議的確有用，所以慢慢的，主從關係就改變了。

當然，她只能自己這樣想，卻是不敢跟任何人說的。

話說回來，她真沒想過自己想開店，哥哥會把這人送來。

她想開茶莊，自然是生意好才能高興，大哥把程商送來，那幾乎是保證了，別的不說，光是憑著齊家一年比一年多的淨銀，她已經覺得自己的茶莊生意會很不錯。

命葫蘆把信收起來，葉嬪嬪看外頭天色也差不多了，喊人備飯。

等廚娘把六菜兩湯送上，天邊雲彩已經轉成一片茜紅。

看著天邊雲朵，齊瑤不禁想起李石榴，石榴說她就是在傍晚時分生下的，天邊雲霞忽而茜紅色，忽而石榴色，這才取名知茜，小名石榴。

石榴的祖父曾經是康祈府的副府，家中藏書萬卷，有許多孤本，石榴就從那書庫中挖出好多奇特的書，葉嬪嬪跟江嬪嬪教她三從四德，那些書卻說女子當自強，男人能撐天，女人也行。

當初她是把那些書當笑話看的，可現在想來，還真有道理。

女兒當自強，說得多好，看，紀少爺腦子進水，金少爺又沒擔當，可她現在仍活得好好的。

這一年來，她跟鳳書齋的白掌櫃小有來往，白掌櫃因善妒被休，現在活得可生龍活虎了，鳳書齋每月淨銀上百兩，誰會看不起一個住著大院子，十幾個下人伺候，餐餐八道菜，出入都是雙頭紫檀馬車的人。

白掌櫃笑說：「當初被休，爹娘為我煩惱得頭髮都白了不少，可我現在過得這樣好，爹娘的頭髮又黑了回來。」

齊瑤在京城這一年，是真的想通了，紀家不要緊，金家也不要緊，對她來說，最要緊的只有齊家。

她喜歡這裡，但她更想家，可是她得先把自己活出個樣子才能回馨州，她要爹娘以她為傲，抱著她開心，而不是抱著她哭。

程商的信早幾天就已經到了，說白露當日會來她的宅子，一來，有齊家人給她準備的禮物要轉交，二來，還得問問她想開什麼樣的茶莊。

於是齊瑤一早起來即梳洗妥當，用過早餐後，鋪紙作畫——她雖多才，但最喜歡的還是畫畫，山水人物都喜歡。她偶而也會想，將來等勇氣再多存一些，便請幾個身手不錯的女子當保鏢，跟自己一起暢遊天下，那日子就更美了。

拿起畫筆，開始勾勒起昨天看到的佛寺風景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聽得櫻桃輕喊，「小姐，程掌櫃到了，江嬤嬤讓他在正廳裡等。」放下筆，站起身，稍微活動活動，又到玫瑰鏡台前照了一下銅鏡，早上梳的隨雲髻還整齊，胭脂也沒暈，便沒再重新梳整。

她在這青草小巷的屋子不大，不過就是一進，三間大屋，正廳也就是走幾步路，一下就到了。

廳裡坐著一個年輕男子，身後一男一女。

男子見她進來，立刻起身，「程商見過三姑娘。」

齊瑤其實不太記得他長什麼樣子，卻記得他的眼睛，對了，是他，眼睛很亮很亮。當時只看一眼，就覺得不好意思轉開眼，現在看來，程商還長得真好。

別的不說，眉眼之間神清氣朗，看著就舒服。

「程掌櫃一路辛苦，請坐。」

「謝三姑娘。」程商坐下，態度十分坦然，似乎不覺得跟主人家同桌而坐有什麼不妥，「我從齊家帶來之物甚多，馬車還在外頭，三姑娘還請派個人去帶路。」

「馬車？」

「是，知道大公子讓我到京城，老爺夫人以及府中其他人，都有請託。」她知道爹娘家人一定會有東西託帶，但沒想到居然會裝了一馬車，這青草小巷的巷道不寬，馬車要是大一點根本進不來——比如說現在。

「江嬤嬤，妳把丫頭婆子都帶上，去巷子口把東西搬進來。」

江嬤嬤應是。

「程福，你也去。」

就見程商後頭那小子很快跟著江嬤嬤的身後跑了。

程福？所以程商開始有自己的下人了？

也是，他做這麼多事情，總不可能沒幾個親信。

齊瑤拿起素瓷茶盞，一時之間倒不知道該從何問起。

她離開馨州後，雖是跟家中有書信往來的，但大抵是為了顧及她屢被退婚的心情，婚事喜事都簡單略過，至於家裡翻修，拓牆之類的倒是敘述得很詳細，漏窗用了什麼圖案，竹牆距離多寬之類的，她又不想知道那些。

話說回來，比起在馨州當金絲雀，現下當隻小麻雀倒是自在的多。

以前讓她跟個外男同屋而談，怎麼想都不可能，但現在，她覺得這沒什麼了，她這間青草小巷的屋子，守門的就是個男人跟婆子，京城雖然繁華，但盜匪也多，老在小巷中晃，要是看哪家只有女人進出，都沒男人，便看準日子跑來，好一點的搶奪財物，壞一點的連姑娘都擄走。

齊瑤喝了一口茶，這才慢慢問道：「我爹娘可好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家裡呢？」

「都好。」

聽他如此簡短，眉心微蹙，「說詳細些，越詳細越好。」想想又補上，「你知道的都跟我說。」

「大公子納了新妾，已有孕，歐陽大夫說是男孩，老爺太太很高興，但莊氏不太高興，齊溫玉跟丈夫感情不睦，賈六娘想讓女兒和離，老爺還沒答應，蔣香兩個兒子

已經定親，明年會一起操辦喜事，石四娘磨著老爺，想讓自家姪女給大公子當貴妾，被太太派人打了十個板子。」

齊瑤知道自己不該笑，但她真的好想笑。

她現在懂為什麼蔣姨娘，賈姨娘，石姨娘，還有這幾位姨娘生的哥哥姊姊，講起程商來沒好話了。

程商雖然是嫡系人馬，但賺的錢是進了齊家口袋的錢，爹爹若看庫房豐了，出手自然大方，就像翻修，拓牆，不都是因為淨銀多了嗎，大家都有好處，程商給家裡賺錢，怎麼還有人不喜歡他？

但她剛剛懂了，因為程商不把那幾人當一回事。

賈六娘，蔣香，石四娘，齊溫玉——他喊這些人就像喊程福一樣，直接叫本名。

想來，他喊哥哥為「大公子」，喊自己「三姑娘」，基本上也是折衷，若是喊「少爺，小姐」，就真的是主僕，而喊「公子，姑娘」是禮貌，卻未必是真的主僕。

這人自尊心挺高的啊……

也是啦，爹爹糾結十幾年的浮濫人情被他用兩年時間拔得乾乾淨淨，這麼凌厲，怎麼可能真的甘心把自己當奴僕。

見他答得直接，她又問了，「那齊金珠跟尤氏呢？」

雖然母親跟她說尤氏已被扔往莊子，齊金珠因為惹怒紀少爺被發賣，但她覺得不太像真的，齊金珠有本事哄得紀少爺為她拋棄一切，又怎會惹怒他至此，怕是母親想讓她覺得好過一點，刻意編出來的。

她現在已經過得很好了，她想知道實話。

「齊金珠名下兩個女兒，紀家還是不讓她入門，現在跟紀頤生在外，靠著紀太太派人接濟。」

對嘛，這才像是真的。

齊金珠還是那樣會說話，紀少爺還是那樣沒腦袋。

程商接著說：「這下倒便宜了紀家二公子，嫡長子為了個女子不回家，庶子自然承起家業，紀家現在認庶不認嫡，至於尤氏，則是跑了。」

齊瑤瞪大眼睛，「跑了？」

「原州金家之事被尤氏知道，她不甘心三姑娘還是能嫁得好，塞錢讓人送消息給金家，兩家的親事就是這樣沒的，老爺知道後下令打死尤氏，沒想到卻是讓她先逃跑，通風報信的粗使婆子抓到打死，但尤氏卻是找不到了。」

原來是這樣。

原州跟馨州相距百里，誰家又沒幾個外室女兒，就說金家怎麼會知道當中的彎彎繞繞，但如果是有人刻意相告，自然就不用意外。

也好，金家人口再簡單，也是兩層婆婆，兩層公公，過門後下頭還有小叔，以後會有妯娌，身為嫡長媳，她得五更起身，發派大小事務，這一年，她過得舒心舒身，若讓她選，現在是過得最好的。

金家，不想嫁。

紀家，更不想嫁。

青草小巷的屋子雖然不大，但四季皆美，此刻，很好，很好。

也說不定。」

Crescent